

网吧

主编 花雨
插图 王锦屏

精彩房客

李子奇

张弛

浮生明镜

结罗

晴川

李写意

直到多年以后

一笑之客 独行天 洛洛

紫乐记

蓝原蓝猫

精灵猫 JAS 笑对不平

广西人民出版社

心情咖啡



纸的初缠恋后

犹如小布尔乔亚的风轻云淡。

心情在指尖，
明明飞扬平和温暖，
或慵懒。
翻动一页，
触手可及。
悠闲流光，一一复苏。

这是一壶**咖啡时间**，
暗示着一段优雅轮回。
可以从早晨开始可以自凌晨回归，
适可而始，适可而止。

盘一个**瑜珈**坐姿，
捻几张饱满色彩阅读，
纸笺散开，
惬意盛放，
都市喧嚣渐渐渐退。

闲闲吧。

生活至此，
从容转弯。



ISBN 7-219-05187-5



9 787219 051870 >

ISBN 7-219-05187-5/1·792

定价：19.80 元

闲情

XIAN QING
XIN QING

心情、咖啡与纸的初邂逅后

2

主编 花雨
画 王珈麓 等

精彩房客 JAS



广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精彩房客 / 花雨主编. —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05.1

(闲闲吧)

ISBN 7-219-05187-5

I.精... II.花... III.①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诗歌②—作品集—中国—当代③短篇小说—作品集—中国—当代 IV.I247.7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04)第118419号

选题策划: 彭庆国

责任编辑: 白竹林 谢迎春

特约编辑: 俞瑾 陈曦若

封面设计: 李淑君

精 彩 房 客

JING CAI FANG KE

主编 花雨 插画 王珈麓等

广西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

(邮 政 编 码 : 530028)

广西南宁市桂春路6号)

890毫米×1240毫米 1/32开本

6印张 100千字

广州金羊彩印有限公司印刷

2005年1月第1版

2005年1月第1次印刷

ISBN 7-219-05187-5/I·792

定价:19.80元

闲

吧

的由来

每个人都在奔忙。

为嘴巴忙碌的，称之为工作；

为心头之好的，便是事业。

工作也好，事业也罢，

都随着社会脉动起舞，

冲刺，是心甘情愿也是必然。

然而在这个飞快的过程中，

我们是否忽略了什么？

在电脑前看得眼睛发涩

眺望窗外才惊见暮霭的夜半，

在惊梦乍醒却想不起担心些什么的凌晨，

焦躁感如影随形。

到《闲闲吧》歇一歇，

凝聚精神、沉淀心情。

调整最佳状态踏入战场，胜算更高——

“全力以赴”是心态，

“一张一弛”才是制胜之道。

让我借探春之口劝你一句——

闲闲吧。

希望你不会回我。

“闲”字是十五删的，你错了韵了。




@花雨简介

花雨工作室专事图书选题策划,有着独特和完善的机制,旗下的编辑队伍已达20多人,他们年轻,有活力,为着共同的爱好和事业从四面八方团结到一起,已策划出版的青春浪漫小说达1000多种,奇幻小说达上百种。在花雨的大力扶持和培养下,一批国内年轻作者正在茁壮成长,其签约作者已达上百人。

专业网站 www.inbook.net 和杂志《花雨》也为作者和读者提供了良好的交流平台。主要作品有花雨系列、流星族休闲花园系列、花蝶系列、花园花语系列、腾龙奇幻系列、幻想纪元系列等。闲闲吧系列是花雨将优美的文字与时尚的漫画进行全新结合的一次尝试。





心情、咖啡与纸的初邂逅后

犹如小布尔乔亚的风轻云淡。

心情在指尖，明朗飞扬平和温暖，或慵懒。

翻动一页，触手可及。悠闲流光，一一复苏。

这是一壶咖啡时间，

暗示着一段优雅轮回。

可以从早晨开始可以自凌晨回归。

适可而始，适可而止。

盘一个瑜伽坐姿，捻几张饱满色彩阅读。

纸笺散开，惬意盛放，都市喧嚣渐隐渐退。

闲闲吧。生活至此，从容转弯。

——曦若



男人天生喜欢球状物

062

曦若

偶然事件

049

独居蓝猫

一夜之邻

036

狱行天

从容

035

朵朵

海边的房子和罐子

033

马莉

精彩房客

015

JAS

家乐记

001

无处不飞花



栗子香

165

粥
粥



浮生琐记

158

结
罗



幸福的
声音

155

曦
若



浣纱灵异事件簿

107

晴
川



鄙视你

076

李
写
意



直到多年以后

065

洛
洛



家乐记

文·无处不飞花

图·王珈麓



酒意



城中

开着一家叫家乐记的礼品店，可店里没有水晶镇纸、黄金佛像之类，店老板惯常所做的，只是泡杯茶，窝在沙发里听人低低诉心事。

家乐记半掩门扉，似姑娘低垂眼帘，你不知道里面有多少故事。

这日酷暑，施家乐午后正参睡禅。

有人拿着一大卷图纸推门进来，天气极热，她浓密的头发，全被汗粘在额头上。

小伙计忙送上金银花茶，来人咕噜咕噜灌下去，放下杯子，长长舒一口气，“嗯，好，只是这金银花味道太盛，可惜了。”

那边厢，店老板如闻纶音，从梦中睁开眼睛，“那可有什么办法补救？”

“直接把花晒干了，再配绿茶一同冲泡就好，你这花茶是窖出来的，香气倒是浓了，效用反而不显，舍本逐末，还白费了工夫。”

这下子睡意全消，施家乐转出来，细细打量客人，相貌平平，眼睛也不算有神，皮肤也不细腻，极普通的白衬衫牛仔裤，只有一头浓密黑发略略看得入眼。

见主人上下其眼，客人挑了挑眉毛，似感诧异，却不开口相问，站在那里，微微一笑，带些容忍。

“咳，咳，咳。”小伙计送一杯茶给老板，却看见伊皱眉叹气摇头。

对面客人束手而立，嘴角上扬，却不

似有讥讽之意。

施家乐回过神来——咦，发哪门子痴，听人一句话，就巴巴地替人担忧，怕天下男子不长眼，错过了这平凡皮相下的好灵魂。嘿嘿。

她清嗓子，“多谢指点啦。有什么要我帮忙的？”

“我要开家酒吧，想订一些杯子，朋友推荐你这里。”

图纸上，一套十余只水晶酒杯，形态各异，大致看起来是西洋风格，细长的海波杯，三角形鸡尾酒杯，笛形香槟杯，白兰地杯，红白葡萄酒杯，还有些叫不出名字的。

“主要是想把酒吧的名字雕在底座上，所以要来麻烦你。”

弧线状的水滴，跟着一串字母，排列成环形，拼出来是古希腊传说里的酒神

“嗯，应该没有问题，不过，价钱上，可能高出许多。”

客人笑笑，施家乐也笑，是了，羊毛出在羊身上，落足了工夫哪有蚀本的。

正谈论间，又有人推门进来，叫一声：“小莫，可以了吗？”

客人的手颤一下，头也不抬地回答：“这就好了。你稍等我一下。”

咦，有名堂。她刚才那般大方，怎地扭捏起来了？

一看来人就知道答案了，同样是白衬衫牛仔裤，穿到那人身上就无比悦人目，个子高高，宽肩，手长脚长，一脸笑容，照亮家乐记。

他走近过来，蹲到沙发旁边。

离得近了，身上有好闻的肥皂味飘过来。

施家乐**不露痕迹**地挪一步，让出位置给他。

“没有问题吧？”





小莫的头垂得更低，声音像从脚底发出来般，“没有，老板说七天就可以好。”

店老板冷眼旁观——他的眼睛带点宠溺的了然，轻轻地把头偏了过去——那场景在外人看来，也就像一对情侣。

可是小莫马上就跳起来，结结巴巴地看着施家乐，“那个，那个，还有什么问题吗？”

施家乐气结，能有什么问题，这个傻姑娘，喜欢人家到这般明显，还躲来躲去，不知道躲别人还是躲自己。

“齐同，要不然你先走吧，我还想再看看其他的東西。”

齐同有些失望，不过随即又扯出一个大大的笑容，“那好，我先去忙别的，你记得回来哟。”

他开门走开，小莫依依不舍地看着他的背影远去了，才回过身来。看热闹的店老板觉得这二位着实有趣，脸上笑意还来不及收，被抓个正着。

“其实……其实真的没有什么的。”客人红了脸在解释。

施家乐报以微笑，“其实……其实他真的很不错啊。”

小莫抬起头来，眼神越发黯淡，“要是他不是这样‘很’不错，也许会好些。”

明白，这社会从小就教我们郎才女貌，鲜花插在牛粪上倒也不怎么打紧的，要是倒过来，真要有点儿勇气。

不怕，施家乐冷眼旁观，郎有情，妾有意，有点小小的障碍算什么。她拍拍小莫的肩，用力摇两下，表示支持。

过两三天，有几只杯子已经做好送来，店老板打了电话唤小莫过来看样。

因只是初秋，晚上六七点钟阳光还不肯散去，施家乐贪看这光影斑驳，眯得眼角起了鱼尾纹犹自不觉。一个人影逆光进来，看不清脸，满头飞扬的长发上，带了夕阳的余晖。

“噢，发什么呆？”她把怀里抱的一堆东西放下来，出声惊醒梦中人。

“哦，小莫，没什么，我在看风景呢。”

小莫把脑袋伸过来，随着施家乐的自光看，“风景在哪里？”

可是不知道为什么，夏日里那暴烈的阳光，到了九月就妩媚起来。玻璃门透了光，晶莹闪烁，深深浅浅，似一幅画。

两个人不约而同，齐齐叹一声。

施家乐问小莫：“美吗？”

小莫点头，“没想到一扇玻璃门，竟似莫奈的《池塘》般动人。”

“自然那样神妙，万物存在，本来就是一种决然的美。”店老板突然间转过来，对着客人抒情，“刚才我见你伴着一层晚霞进来，险些以为这世界上真有天使。”

小莫笑起来，“原来有人献媚是这样愉快的一件事，来来来，请你喝酒可好？”

好，忍把浮名，换了浅斟低唱。

小莫丁丁当地调将起来，不一会儿，杯子摆上台面，施家乐举起来看，碧绿，咽下去，酒味散掉以后，犹余一股淡淡清气在喉间。

店老板转了转眼晴，突然走开，不一会儿回来，手里捧了杯杯罐罐。打开其中一个来，拈了几朵黄色的花粒丢在酒里。

桂花香散开来，伊深深地吸一口，“嗯，去年的桂花，今年还是那样香。”
然后再打开一个杯子，夹几块冰丢下去，荡了荡杯子。

“来，小莫，你说咱们这杯酒叫什么名字好？”

小莫愣一下，叫出来：“喂，这陈年竹叶青，味道醇和得紧，加了冰块，凉起来就少了那股子神气了。”

“就是要刺骨的凉，来，再想一想。”

客人有些明白，有桂花，那样的颜色，又一定要这股清寒——碧海青天夜夜心哪。

“家乐，你虽然不懂酒，可是倒懂得心哪。”

施家乐嘿嘿笑起来，拿过小莫带来的东西细细看标签，然后慢慢地拿起酒杯，自己忙活起来，居然也调制出成品来，端小莫面前。

这杯却不太像酒，橙色的液体上，有几滴血红慢慢渗下去，色彩绚丽，端起来嗅一下，也没有什么酒气。但一入口，就知道有伏特加在里面，把稠腻的橙汁带得明快起来，红色的是石榴糖浆，虽然十分甜，但是只得几滴，回味甘爽。

猜过第一杯，这杯就更容易些，关键在那滴落的石榴糖浆上，落红，“落红不是无情物。”

施家乐点点头，“算你聪明，道理是想到了，但名字不好起得这般肉麻的，再想想。”

过半分钟，性急的店老板自动揭开答案：“这个，不仅仅是因形得名，我没怎么加酒进来，女孩子喝多几杯也不会出事，所以要叫做护花。切了题意，也切了酒意，如何？”

“家乐你恁地好心思，不如来和我一起开酒吧？”

施家乐叹口气，看看客人，“怕是卖不了三天就要关门了，你以为人人都有你那颗水晶玻璃心？”说着，施家乐拿出酒单大声诵读，“本店周末大放送，三星马爹利买一送一，每盎司仅售人民币168元。”

施家乐把酒单交到小莫手里，“这是我帮你做的海报，肯定用得着。”

好像很滑稽，所以两个人趴在桌子上，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家乐。”

“嗯。”

“如果所有的梦想都能变成现实，世界会是什么样子的呢？”

“天下大乱。”

“那如果所有的梦想都不能变成现实呢？”



“世界末日。”

“你猜我现在最大的梦想是什么？”

施家乐这厮两杯酒下肚，就有些迷迷糊糊，顺口回答：“假郎归。”

静默，然后听见低低的叹息声。

“家乐，你说为什么皮相如此重要？”

“因为我们的肉眼发不出X射线，能看到的只有表面。”

“我去整容可好？不然站在他面前总觉得自卑形秽。”

施家乐觉得匪夷所思，“小莫，你没有被外星人控制意志吧？”

“我问你，如果今天是你貌若天仙，齐同相貌平平，你是不是就看不起他，不喜欢他？”

小莫急急辩解：“不不不，哪怕他面无人色，我也一样喜欢他豪爽，开朗，那一股子勇气，仿佛天下没有能难倒他的事情呢。”

“那就不允许人家跟你一样有这样高的思想境界？”

小莫垂下浓密黑发，遮住脸，不肯说话。

“小莫，我看你兰心蕙质，胜过那庸脂俗粉良多。”施家乐走到窗前，暮色已深，下班的人儿回家，麻雀唧唧喳喳归巢，太阳落下西山，一切都有它们命定的去处。

多好，不用再猜猜猜。

取杯子的那天，齐同和小莫一同过来，依旧是一个有心靠近，一个有意躲远。

施家乐帮着用棉纸把杯子裹好，仔细放入箱子里。只剩下一只杯子落在外面，小伙计要把它放进去，被老板制止了。

“今天有件礼物，特别赠送，不过，

这礼物没办法带走，请稍等一下。”

伊雪下颚，取出两只瓶子，把酒杯小心放平，打开一只装着深红色液体的瓶子，慢慢倾倒。

客人们不知道这是什么礼物，凝神静气地看。

杯子约有一半已是深红色，施家乐小心停下来，开另一只瓶子。

这次更加谨慎，用小毛巾仔细地擦了手掌的汗。

碧绿的薄荷汁倒下来，不知为什么，却和红色的石榴汁泾渭分明，甚是怪异。

一杯酒，店老板当宝一样，端起来，这样放在桌子上。

齐同笑起来，“家乐，你送两个调酒师一杯最基本的彩虹酒作礼物？”

施家乐白他一眼，这人怎么如此没耐心？转过头去，看见小莫在呆呆地看，眼睛里是黯然，不知在想什么。

伊笑一笑，嘴角歪起来，拿出一支破璃棒，轻轻在酒里搅了一下。

像打穿了什么通道，薄荷汁迅速地渗下去，红和绿，纠缠在一起，酒液模糊





起来。

施家乐转过去，“小莫，你看，其实只要一点勇气，事情就会不同。”

小莫的脸涨得通红，咬得下唇发白，不肯出声。

齐同仿佛也明白了，看过来，手伸出去心疼地要拉开她的下巴，却落了空。

小莫突然冲到里面，叮叮当地不知做了些什么，然后，捧着一只茶杯出来，酒香四溢。

店老板哀号：“哎呀，那是我拿来品茶杯子，这下子全是酒气，还怎么用啊？”

不过很没有面子，两个客人的眼睛和耳朵好像暂时都不为她而工作。

齐同闻到酒气，眼睛突然亮了，再看一看杯中，连整张脸都灿烂起来。

像是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他试探着从袋子里取出一支吸管，插进杯子里，然后抬眼看小莫，带着征询和问号。

小莫捧着杯子，不说话，只定定地站在那里。

齐同又取出一支吸管，再放进去，放得很小心很小心，像在放置他一生的幸福。

两支吸管肩并肩靠在那里，店老板再笨

也明白是什么意思了。

可是还有问题，“喂，你为什么一闻到酒气就明白了？”

齐同看她一眼，“家乐，因为这样配料的酒，有个美丽的名字，叫爱的诺言。”

像所有的花都有它们的花语，在调酒师的世界里，每一种酒都有自己的酒意。

店老板送走客人，回身关上门，长舒一口气。花头太多，好像有些累，施家乐只需要一瓶二锅头，在冷掉鼻子的寒夜里，有个朋友说：“来，我们喝酒吧。”

情吃

快到冬至了，阳光离人间越来越远。已经正午，施家乐还躲在卧室里参禅，嗯，开家小店，自由自在地讨生活真好，虽然要应付张三李四，但是早上这千金春宵却可以自己把握。

松蓬蓬的被窝，光线蒙蒙亮，施家乐伸了个懒腰，慢慢地吟出一句：“大梦谁先觉，平生我自知。”穿衣起床，乍梦还醒这一刻，最叫人意气消沉。

洗了脸，慢慢地往家乐记走。本日本末，诸人不用劳作，故此路上两旁人家，锅碗瓢盆作响，一阵阵爆葱姜的香气传来，施家乐一路沐浴人间烟火。

饱食终日，游手好闲，中年的施家乐深深向往这样的日子。

远远望见店里个人低头快步走出来，在门口三步一徘徊，然后停顿，立正，蹲下。

施家乐走到跟前看，该人衣着普通但尚属得体，五官端正，目光明澈，做出此等举动实属意外。

“这位兄台，地上有金子捡？”

兄台显然是个老实人，居然红了脸，并且结巴起来，“没……没……我没做什么。”

“那你蹲在我家店门口做什么？”

“我……我……来买东西，没……没买到。”

这敢情好，看样子要建议市内各大著名购物中心门口辟出一块空地，以备没买东西的顾客蹲场之用。

施家乐索性也蹲下来，跟他面对面，“你想要买什么？”

这下子他连脖子也红了，“我……

